



左图：徐中玉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园内“发光发热”多年。

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的奖杯。他在学术上的成就，实在是不需要多说了：主编中国文艺理论界核心期刊《文艺理论研究》及《古代文学理论研究》《中文自学指导》；所编著的几千万字文论著作，涉猎广博，从灵动的苏轼讲到犀利的鲁迅，从雄浑的托尔斯泰谈到激昂的高尔基……最让人感动的，还有他捐出生平积蓄100万元和5万多册藏书，设立了“中玉教育基金”。

君子如玉，德被天下。

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表示：“徐先生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，在于他并非书斋式的学者。”

一方面，对于华东师大中文系，徐中玉慧眼识珠，居功至伟。“77、78级大学生，有些本科毕业的也被留下了，有些本科没读完就提前读研究生了，比如我的老师王晓明。徐先生看中你有潜力，就总能力排众议‘保住你’。很多学者或许更愿意独善其身，可徐先生是一个非常愿意做事的人，身上仍有士大夫的精神。”

另一方面，对于“怎样让中国人学好中文、用好母语”，身为教

育家的徐中玉“心怀执念”。“徐先生的意思，是要让所有进入大学的学生，不能把对本国语言、文学、文化的了解简单停留在一个中学毕业的水平。他认为大学语文课不应该专门成立大学语文教研室，而应该让大学中文系各个学科的老师‘走出去’教课。所以那会儿古代文学的、现代文学的，甚至古代汉语的，全都在教大学语文——譬如格非当年就是在外语系教大学语文的。”

罗岗告诉记者，“徐先生70过后，依旧劲头很足”。“我们开玩笑说，徐先生和钱（谷融）先生是‘儒道互补’；一人国事事事关心，一人散淡魏晋风采。”

而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眼里，徐中玉更是“有知遇之恩”的长者。

“徐先生对青年人非常关心，非常重视培养青年教师。当时中文系有一批是工农兵学员，有的在教学岗位上没有做好，学生有意见希望听到高水平的教授讲课。徐先生遂定下所有的工农兵学员都要进行考试，有学问有能力才能继续讲课。当时只有我一人是培训班学员，徐先生说，‘你也要考，不能例外’。

我压力很大的，考完硬着头皮问结果，徐先生很高兴地告诉我‘考得不错，通过了’！”

陈子善向《新民周刊》披露，无论是做大学系主任，还是当上海作协主席，徐中玉都凭借出众的素养、可贵的人品、威严中不失柔性的管理能力，获得了众人的由衷敬重。

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每年春节拜年，我都是先去钱先生家，再去徐先生家拜年的。徐先生很鼓励后辈的，只要你确实做出了一点成绩被他知晓了，他总是予以认可的。所以学生们，尤其‘老三届’那批，对徐先生的感情是很深的。”

陈子善与徐中玉曾经同住一个小区，“我晓得的，从前，徐先生和钱先生早上都喜欢去长风公园散步，坐一会儿，再侃一会儿。徐先生傍晚时分也习惯出来散散步，虽然他自己走路也要保姆搀着，但每次我碰到他，向老人家打招呼，他从来不摆架子，就那么站着跟你聊几句，和蔼可亲”。

陈子善说，徐中玉是个极富人格魅力的学者，“他和钱先生笑起来都很动人的，那是没有心机的爽朗大笑——心思深重的人，不可能拥有那样的笑容”。

活了100多岁，徐中玉是一个世纪的见证人。他与20世纪的中国紧紧勾连在一起，他的正直与智慧，永远影响着后来人。

钱谷融调侃道，徐中玉以天下为己任，经世致用。我呢，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做，懒懒散散的，无能的人只好懒惰一点喽。而随着钱先生、徐先生的仙逝，人们叹息，一个时代，结束了。■